

◇尘世写真

那天饭后,我正在院外晾晒衣物,身后忽然传来一声清脆的问候:“您好!我是长护工作人员,您是周奶奶的女儿吧?你们母女长得真像。”我点点头,她随即指着胸前的证件:“这是我的工作证,上面有公司印章。”我想起父亲提过,市医保局为参加基本医保的农村重度失能老人推出了长护险,母亲的情况符合规定,保险公司将定期安排人上门,帮助护理母亲。我连忙请她进屋,她稳稳停好电动车,先洗手消毒,仔细戴上口罩,才轻手轻脚走进母亲的房间。

确认母亲进食已过半小时,她将空调调到25℃,利落地撕下两片纸巾,搓成小巧的纸球,轻轻塞进母亲耳中,再细心调整好枕头高度,铺妥防水布,才开始为母亲洗头。她左手稳稳托住母亲的头颈,右手舀起温水,缓缓润泽母亲的发丝,挤出洗发水搓出绵密泡沫,指腹顺着老人的发根轻柔地揉到发梢,动作轻得像怕惊扰了婴儿。

吹干母亲的头发后,她又让我换了两盆热水,拿上大毛巾和肥皂,开始细致地为母亲擦身。擦洗到腹部时,母亲忽然咳了两声,我心头一紧,她却神色从容,轻巧地将母亲侧过身,屈起手掌在背部拍打几下。“没事,就是被口水呛着了。”她柔声宽慰我,手上的动作丝毫未停。待擦干身

长相伴

[泰州]周桂芳

体、换上干净衣物,又细心掖好被角后,她提议给母亲做个全身按摩。她从肩颈到腰背,再到四肢,推、揉、按、捏、拿、拍,动作娴熟连贯,力量持久均匀、刚柔并济。母亲虽无法言语,紧锁的眉头却渐渐舒展,脸上慢慢露出了惬意的神情。按摩结束时,她的额头已沁出细密的汗珠。我给她倒了杯热水,她喝了两口,便拿起指甲剪蹲在床边,小心翼翼地给母亲修剪指甲。

我由衷赞许:“顾姐,您的按摩手法这么专业,以前是专门做这行的吧?”“不是的。”她温和地笑了笑,笑容里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怅然。

她缓缓说起自己的经历:她是家中长女,没有如两个妹妹一样外嫁,找了个上门女婿。丈夫勤劳踏实对她也体贴,婚后生了一儿一女,生活平淡又幸福,谁想,三年前,丈夫在外务工时突发脑出血,在务工地的医院手术后一直昏迷不醒,连公婆都打算放弃了,唯有她四处奔波筹钱,将丈夫接回来,转到南京的大医院。那段日子,她衣不解带地守在病床前,擦洗、翻身、料理大小便、活动四肢,日夜不休。隔壁病床请了位专业护工,她看着护工的按摩手法,便悄悄记在心里,趁空闲时虚心请教,慢慢练就了一手扎实的按摩技艺。

在她不分昼夜地照料下,丈夫在昏迷一个多月后终于苏醒,又过了两年,基本康复,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。为了还清丈夫看病欠下的外债,她到保险公司应聘长护人员,没想到顺利被录用,在康养医院经过系统培训考核合格后正式上岗。如今,她肩头扛着乡里十位失能老人的照护重任,每月需逐户上门服务十次。这些老人分散在不同村庄,无论骄阳似火还是寒风凛冽,她几乎每天都骑着电动车穿梭在乡间公路上。“虽然辛苦,但能有事做,还能赚份收入补贴家用,我挺满足的。”

剪完指甲,她再次帮母亲掖好被角,轻声说:“阿姨的头发长了,下次我把理发工具带来,给她理个清爽的短发,这样打理起来也方便。”

她骑上电动车,身影渐渐融入乡路尽头的暖阳里。天蓝色马甲上,“长相伴,久安康”六个字随着颠簸轻轻跃动,像一串明亮的音符,划过冬日的静谧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专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,也可在微信“添加朋友”中“查找公众号”,搜索“B座西窗”或微信号“bzuoxichuang”。

◇生活空间

炉火烤了千年

[浙江]莫陌

缙云的古樟撑开苍绿的华盖,枝叶在风中簌簌翻涌,铺就一条忽明忽暗的深幽甬道。我循着缙云烧饼的香气拐进巷弄,眼前六平方米的烧饼铺子像个温暖的巢。

案板前,女人手腕轻转,便揪出个浑圆的面剂。左手掌心微凹托住剂子,右手指尖贴着边缘飞旋,眨眼间就转出个荷叶边的小面碗。梅干菜拌着琥珀色肉丁,被捺进面窝,右手指腹推着面皮缓缓收拢。这时丈夫粗糙的大手恰好伸来,接过年团,手掌几个推转便成了完美的圆,芝麻粒星星般落下。男人弯腰贴饼的姿势特别好看,像躬身给炉膛行了个礼。

我好奇地探头看炉膛,红红炭火的烘烤下,贴在炉壁上的烧饼,突然像河豚鱼似的鼓胀起来,很快就开始滋滋冒油泡。

“马上就好。”女人抬头冲我笑笑。我瞧见墙角的布袋里,一袋袋的干货正散发着山野的清香:干香菇、笋干、小鱼干。

“听说你们缙云还专门有管做烧饼的办公室?”我饶有兴致地问。男人顿时来了兴致,将铁钳往炉边一靠:“可不是嘛,政府不仅帮我们传承这门手艺,还发放补贴呢。现在全县有两万多人靠着这烧饼炉子过日子。”说着,他眉飞色舞地

讲起了缙云烧饼的传说:相传轩辕黄帝在仙都峰铸鼎炼丹,村民们便效仿他,用土鼎“炼丹”,有人突发奇想,在鼎内贴饼,后来就演变成了一门营生。一旁揉面的妻子笑着接过话茬:“以前挑着炉子翻山越岭去县城要三天三夜,现在坐在家就能接待五湖四海的客人。”

烧饼是小本生意,但他们丝毫不马虎。面团要醒足时辰,猪肉选三层五花土猪肉,梅干菜得蒸晒三遍。女人说:“辣椒油都是自家熬的,香得很。”说这话时,她眼睛里闪着光,像是在说自家孩子有多出息。

约莫一刻钟后,男人手腕一转,用扁头铁钳从炉膛取出烧饼的瞬间,热气裹挟着麦香“呼”地扑面——刚出炉的烧饼裂纹里隐约透出梅干菜乌亮的内馅。听闻我堂食,女人贴心送上碗翡翠般的豆腐:“山上的树叶做的,清火。”我迫不及待咬了一口烧饼,牙齿磕在酥脆的外皮,便有清脆的“咔嚓”声,滚烫的肉汁裹挟着梅干菜特有的咸鲜在口腔迸发。随后滑入喉间的翡翠豆腐宛如山涧清泉,瞬间抚平了舌尖的灼热,只留下草木芬芳在唇齿间萦绕。

当一双勤劳的手,将青山绿水的馈赠都揉进面团,好滋味就会在掌心绽放。



少一个纸杯 多一片绿色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